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二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答劉韜仲

明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六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惟死不顧六是成就一不是而已與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可知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為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為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為監司則不敢按賊吏為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為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為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若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豈姑息之



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已心之所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已者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其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特其二

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兩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入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

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 今俗猶言無

口飽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為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為之也說得為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為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愚之類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
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
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
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
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
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
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
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
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
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
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曰有比意

宰我游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
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
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
也炳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衣
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自

朽木黃土之譏觀其地也如此山有石而無木也
問也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
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凶聖人立言之意
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拘流俗眾必羣
朝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
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
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
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
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
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不
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
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
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

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
笑孔子之意至於荷篠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
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
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預
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
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
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
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
止於歸嚮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
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
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恠
視之愚意未知是否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
則行恠矣沮溺荷篠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
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
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
無失其爲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

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言有施報之意猶言其豈望施報來往也其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字未知是否猶言之曰疑言字之誤謝說下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說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明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答李孝述繼問目 熾之經

孝述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
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
子盡心注去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
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
業注以爲心之神明一測竊以爲此兼言心
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入一云其本
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
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同於形體而然也蓋血
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以謂
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如偶人相與之有此
而後有精神知覺故曰箇箇物恐心只是身
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也三述又
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
不定如破屋中禦賊又云知一箇物每每
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
定使他思時方思乃長明道亦云人有四百
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
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

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
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素不自做王若
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受走去及才尋
求着又在故學者須目爲之主使此心常有
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
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
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
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無做主了孝述
於存心功夫又相見如此不知是是非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
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
言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
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
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
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
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
礙更不痛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
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

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
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
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
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
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
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
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為主章句或問之言明
德必以虛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
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
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
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
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
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
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
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脩身則
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
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
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
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

基本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簾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特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只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迷謂健有為順無為二者陰陽動靜之分
仁禮之為健義智之為順竊疑仁之發即有
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即頽然不動禮之行即
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恐為動之始
禮恐為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
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
為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
又收斂之意雖略有所為其亦嚴且約矣智

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為又所以為動之
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為靜之始禮
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為靜之極猶冬之
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
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迷又見 先生言合黃帝水健順仁義禮智
之間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迷
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
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明言則有有

為者有無為者故仁禮為健義智為順若論其所以為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為四合則為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為陽動金之為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為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木見所以為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為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穴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及

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類
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
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爲孝爲弟爲睦爲端之
類恐如木之爲棟梁榱桷火之爲燈燭炬燎
金之爲刃斧鑿盞水之爲池沼江海土之爲
埤瓦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
不可以萬行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
各隨其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
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
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則各隨

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
十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
及其爲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
存恐如五行之六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
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
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
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爲凡此雖未
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煢
之核櫟皆待人爲而仁之惻隱義之宜
言仁義皆發於性自然相配不得以土

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為瓦礫之類又說不上
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為
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
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
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強
名邪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先生說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
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德亦然從
革曲直稼穡是其本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為也
若曰人為則出不能使木從金而金曲直乎

卷之十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也此言身始於
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
義恐始於高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
理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心不愛親而亦
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
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其意如此不
知是否

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

書字疑
言作言

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為仁之本仁義之
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孝之謂仁也

先哲之仁也

身愛之如自愛也

此皆愛之類也

則必數之而不

宜以之類也

知此一二者至貴

愛之一二者至

恐以優易失之

制其益愛而生

無不與或只知

所以為愛故而

從不定之患而

有其宜而必有

無所施其裁制

物自重之心不

而頑然不省豈

以疑是四者之

未嘗之前則四

行而無

仁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墮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為冬藏仁為春生禮為夏長義為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為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不
不容遏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諗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靜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孝還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為復是受得本不同

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恐是
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
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
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
不盡偏底物事難為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
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意人之形體受
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
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
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

孟子卷之三

八

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
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
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
以可為堯舜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質儘做
得但患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
理孟子謂王之不王非不能是不為與所謂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仁由
義恐此是安於不為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
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
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
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

所以求為人之所為不得如慈烏父子螻蟻
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烏
螻蟻之為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
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
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
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
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
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
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為氣昏
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
則容有得為而未為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
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
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微了至其餘物又或
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處此
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
梗槩方得隨所見寫呈乞賜

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
先生批云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
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
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中

亦說有一猶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為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有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悌竊謂陰陽五行揔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百骸九竅五藏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為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為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為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值以為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為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

澄之為清其惡可易之為美既清既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亦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

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以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故其氣錯揉

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
有高低不知是亦

先生批云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則靈已有此
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
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
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
以復其初也不知是至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
其雜也久矣因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
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
而昧者天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
形發而於其明之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兼聞
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
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語之
其言必驚恐謂此然此恐亦隨正而
其言必驚恐謂此然此恐亦隨正而
其言必驚恐謂此然此恐亦隨正而

以云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
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
凡此恐皆是覺而若未
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在之
恐其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
識其所以為心者則當識之則恐不肯甘心
以其虛明下昧之體迷溺於世間苦戰之中
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前也而其心路已開
亦自有可進步處由大茫然未識指趣者六
不佞矣故孝述竊疑學為小學大學相承之
援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
下為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
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
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
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
止得止之間似皆為

先生批云解中似已有此意三

孝弟又按或問云不可以知其好善之
則不能存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
見知其至善之所在得身得其所以止之
止之者此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
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為我有得恐亦只是
不可便指為已止其處但得如虛而得實才
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妾意如此不知是正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此處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
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
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
有未極則其義理稍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
所接之思事理具心必於此精加審慮然
後始無漏洩及漏之一而此知後必慮然後
審不知是正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曾次涵養
正與事接處對同動合也

致知下格物

知是格物人之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

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此明不能不昏
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去其蔽然後
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昏則其下以
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愁苦一日有究其然之
知而持此心復刮擦磨治其翳昏而反其
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粹乎
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
比任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入後言自然生
又曰致思如掘井切勿有渾水之虞掘之
清然一以自明快其說以言以
明既有如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
出於心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
先生世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
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為物蔽而
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至

若夫無所心且其理心雖云蔽而心之
未嘗不在也當其蔽障之時心自為心
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極便覺其
一也以為心外之理而吾心

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物大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曰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謂事為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要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而於此若察則心迹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無念慮之時又欲省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豈妨養以難於著心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之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訓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注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有焉者寡然不能察識而推之致事之難則三必著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著意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皆由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為之形念慮之起自然然有所以是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問或真心是前亦不

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爲之而又以此
心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
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究意
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屬以此觀之則
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者三
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論只是嚮理會是與不
是以爲成合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六經其理一
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若夫竊謂規模
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
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
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以下四段即是蓋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
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
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即是蓋備六功
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說遠近虛實大
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不
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只是如此

誠意

孝悌友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爲逆之也誠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此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是善奈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爲思則其不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曾動着似此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爲即屬之人既屬之人即是氣質爲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駁之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是本具焉又每每爲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之時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此則第入欲滅心耳

為者可知也

世方在事智德

其所以為是四者之實則一足人之不及之
心以自承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
似有以靜之意一求恐其僻中有順義一裁
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
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
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元上卦云當時之意

川為一八則初二

耳然如所說又自是

志下所謂水

根陽火

陽

又又謂水火

陽動

為陰

若水當為陰

極

而一見

為至靜處

知當方

觀

水寒火熱水

已

以語之分

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

固不易且

實也者竊疑與德

一者其行而不相配今論德固所是言

一之未與則入謂中肯然如木之在山

山之未與則入謂中肯然如木之在山

曩時之善盡反而純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
中即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
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
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為不善猶水可使過
穀在山濶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這
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繼猶水之流有流三
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雖不
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
亦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湧而性發
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

慮則有善有不善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

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

入不善規中行私皆指心之動變言也夫靜

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為

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惑

只為此濶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只在知其

不善則遷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心而全

好必曰學又云為學大要在自求變心氣皆

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

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內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當有私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為要竊恐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先生批云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顙有泚而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為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為此等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揚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為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為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非為直竊以為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

發每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兒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以為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已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胷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毫私欲為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為自無往而不與此理相周旋所

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曾不改吾樂焉曾哲之志恐是其胷中脫洒略無繫累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覆其所陳之志似把這道理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為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然順適不做作為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攪券行時本不自在間只是分付着意似

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天淵不侔
若曾哲可謂真知其為天理但伊川則謂其
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為耳漆雕開之未能自
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關未得竊疑其雖
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
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
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闔處下死
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
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
若以存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
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曾從他
處去但依舊蕩漾湖涂蒙蒙然要光不能得
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聰
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
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懵之極至反覆尋求以
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
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
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

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便動時
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有愛
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
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
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
得別時其愛直是真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
所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
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誠意
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
意識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臺明道先生

所謂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雖知得是夢
未知道者如醉人恐可說此

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質昏之
甚而難開汚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先竟
憐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願幸

先生批云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
作弄心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
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
家做主更做不在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
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與見是氣怯而志復

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為要切

先生批云只此便是病根前說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
主蒙 賜教云若已亡後則無此疑但復有
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為嗣既沒孝述
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
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
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
之子為之後亦在檣柩孝述仍前自主詞板
之題只從弟稱及領 尊教始悟其非猶有

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

先生 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
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
主喪而孝述為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
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為宗
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
為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
即可主祭為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
可上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
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攝異日復易

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桐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為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即據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主即為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為復只祔于祖而無祧

先生批云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婦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

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考也

孝述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
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
百事俱礙耳

臨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

海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與劉德華 充迪

其聞風甚久拜跡立樊無由瞻奉茲為假守密
邇洽封政化流聞益勤傾跂謹因致問布此腹
心諒辱深照

某其不堪支事茲蒙 聖恩強畀民社
扶中至此不敢為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
人之不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
稅籍猥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
貴邑得賢守令力為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
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寸澤
輒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為楷式
諒仁人之心無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錄
以歸實為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
夜憂勞不知所以為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
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
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略則又恐有不
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教
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曾請見否已

囑其歸塗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
甚多恐不可不早爲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
間多是允那合起官錢遣人收糶將來糶畢還
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間頗有米市并販鬻之
家亦可勸諭使往糶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
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去信王星子與毛掾
通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
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
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某數日爲江西船粟不下憂窘不可言今聞始得
少通然財賦有經而饑民猥衆雖竭所有以糶
不能爲旬月之備今再遣陳掾走建昌更今請
教陳謹實勤懇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旣難
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
鄰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
其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
敬以爲請當辱垂念也

昨見三榜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

不能自己貴境放反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
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
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 聖
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
誠孚于上下尤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鄰
邦然情意素不相通豈敢輒爾干預恐或徒爲
紛紛而無益也向來嘗爲錢漕僭道賢德今一
書檄之幸試達之然須更得民戶自言乃相應
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歎可
歎

某衰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采聽道塗竊
知採荒之政究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
拘不得少佐下風也

某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
可上奏與之丐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
孫僉適到此首以採荒之意相與歎息錢
漕前日通書已道區區然政不須此也敝郡兩
邑月解千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郡中

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闕前日猶恐將成爲
縣道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難若
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頭上
供給餉種種有不可闕者不知朝廷終何以
惠綬之耳

某孤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隳尚
賴聖明照知本能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
者甚厚顧無以塵可以後伸報效感之多不若
愧之甚也

某伏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
語具道雅意但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
爲言故不復叙植法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
寫去八字書額是天文字荒淺指意闊疎不審
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
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
教茲辱垂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遽爾流
播愧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下元有澹字今
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
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瞻字不應遺忘恐或

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此十
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辭鄙俚而意則一二
事皆可以為世法更欲多得數十百篇亦為
庶有能勉慕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

尉始來過書院祠謁其

議公嘗愛知 文公先

數十皆集所不載幾

言至論真有補世道

因嘆 文公之筆流落

允幾又嘆前輩流風遺韻

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

如尉者又寧有幾賢矣

山人 文公嘗為之記

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

義學記載前集其

此可證抑重有感

史闕文之嘆云



